

◆ 拜佛者必备佛门礼仪入门书

【东晋】高僧

法显／著

◆ 田川／译注

佛国记

蜚声国际学界的佛学名著

◆ 佛该如何拜？拜佛有哪些讲究？

◎ 拜佛者必备佛门礼仪入门书 ◎

〔白话译解全彩图本〕

佛国记

佛该如何拜？拜佛有哪些讲究？

〔东晋〕高僧 法显 / 著 田川 / 译注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佛国记 / 法显 著 田川 译注.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366-9980-9

I. 佛 … II. ①法…②田… III. ①法显—生平事迹②西域—历史地理—东晋时代

③佛国记—译文

IV. B949.92 K93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538 号

佛 国 记

FOGUOJI

[东晋] 法显 著 田川 译注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刘太亨 刘 嘉

责任编辑: 曾海龙

责任校对: 廖应碧

装帧设计: 日日新文化



重庆出版集团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 400016 [http: //www.cqph.com](http://www.cqph.com)

重庆裕城彩色制版输出中心

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长江一路 69 号 邮编: 400014)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70 千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 000

ISBN 978-7-5366-9980-9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佛国记》，东晋法显著。

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据《高僧传》载，法显兄弟四人，但三个哥哥幼年早亡，父亲恐法显性命难保，在法显三岁时，就将其剃发成沙弥，但却没有让他住在寺院而是住在家中；“居家数年”之间，法显“病笃欲死”，不得已，家人只好将他送到寺院。从此，法显专心修学，虔诚向佛。

法显时代，佛教在中国已有了广泛的传播，佛教不少经典也被翻译成了中文，但佛教僧侣众多，不免鱼龙混杂，争名逐利。为非作歹之徒严重伤害了僧团的声誉，引起了统治层的关注和不安；僧团所应呈现出的清静如法的生活样态，所应具有的和世俗卓然有异的精神品格，已为僧众和王权所期待。

佛教的传播和深入发展，迫切需要完整的戒律来规范僧众的行为举止。名僧道安说：尽管大法东流，但佛教戒律却至今不全，“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东晋慧远也感叹：“律藏残阙，远慨其道缺。”为了求取戒律，法显矢志西行。

隆安三年（399年），年近六十高龄的法显，邀约同道结伴西行，历经千辛万苦，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进入印度，同伴或死在途中，或留居印度不归，独法显心念汉地，初志不改，他在印度参访，寻求佛经，共译经六部六十三卷，一直到八十六岁病逝。

法显西行成功，“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见《佛国记》跋），鼓舞了后来如玄奘等人的西行求法。

在译经的同时，法显还根据自己西行求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在这本书中，法显记载了自己在外十五年，历经三十多个国家，行程约四万里的所见所闻。书中记述了有关西域诸国、印度和斯里兰卡及东南亚等国的中古历史地理资料，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后来赴印求法的僧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研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历史与考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斯里兰卡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日本学者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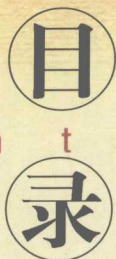
《佛国记》一书早在19世纪就被译成多国文字。1868年，法国学者阿贝尔·雷弥萨将它译成法文出版；1869年英国学者萨缪·比尔将它译成英文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佛国记》是一部世界性的学术名著，值得我们深钻细研。

在佛教看来，每个人都是带着前世的“业”来到这个世界的，再经众缘和合才生成了今世的人。中国人笃信佛家，他们把一切因缘际会、聚散离合，以及人世间的千丝万缕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都归结在了一个“缘”字上，每个人都在人世间演绎属于他们的“缘”。

本书以《佛国记》为线索，除彰显法显等人的求法经历外，更着笔于介绍佛教知识和智慧、阐发佛教经文的微言大义及详解寺庙的诸多礼仪，是一部关于佛的智慧与觉悟的精妙读本。

田川

2008年10月于静香楼



前言 /1

导读：梁启超谈佛国记

三国至隋唐西行求法高僧概览 /2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 /13

佛教与西域 /23

佛国记

卷一

进入印度前记游

发自长安 /32 乾归国、耨檀国 / 33 敦煌 /35 度沙河 /37 鄯善国 /38 焉夷国 /39 沙行 /43 于阗国 /43 子合国 /51 于麾国 /51 竭叉国 /52 度葱岭 /57

卷二

北天竺、西天竺记游

陀历国 /60 乌苻国 /64 宿呵多国 /65 犍陀卫国 /69 竺刹尸罗国 /70 弗楼沙国 /72 那竭国 /76 小雪山 /81 罗夷国 /83 跋那国 /84 毗荼国 /84

卷三

中天竺、东天竺记游

摩头罗国 /86 僧伽施国 /92 罽𤎡夷城 /98

沙祇大国 /100 拘萨罗国舍卫城 /102 都维、那毗伽等三邑 /116 迦维罗卫国 /117 蓝莫国 /124 毗舍离国 /130 摩竭提国 /137 迦尸国 /166 拘睢弥国 /169 回巴连弗邑求经 /172 瞻波大国 /174 多摩梨帝国 /174

卷四

师子国记游

师子国概述 /176 无畏山僧伽蓝 /177 佛齿精舍 /177 跋提精舍 /181 摩诃毗诃罗精舍 /184 闻道人诵经 /186 住师子国求经 /191

卷五

浮海归国

海上历险 /194 耶婆提国 /195 回向广州 /196 抵达牢山 /197

附录一：法显西行事略 /202

附录二：有关法显传记资料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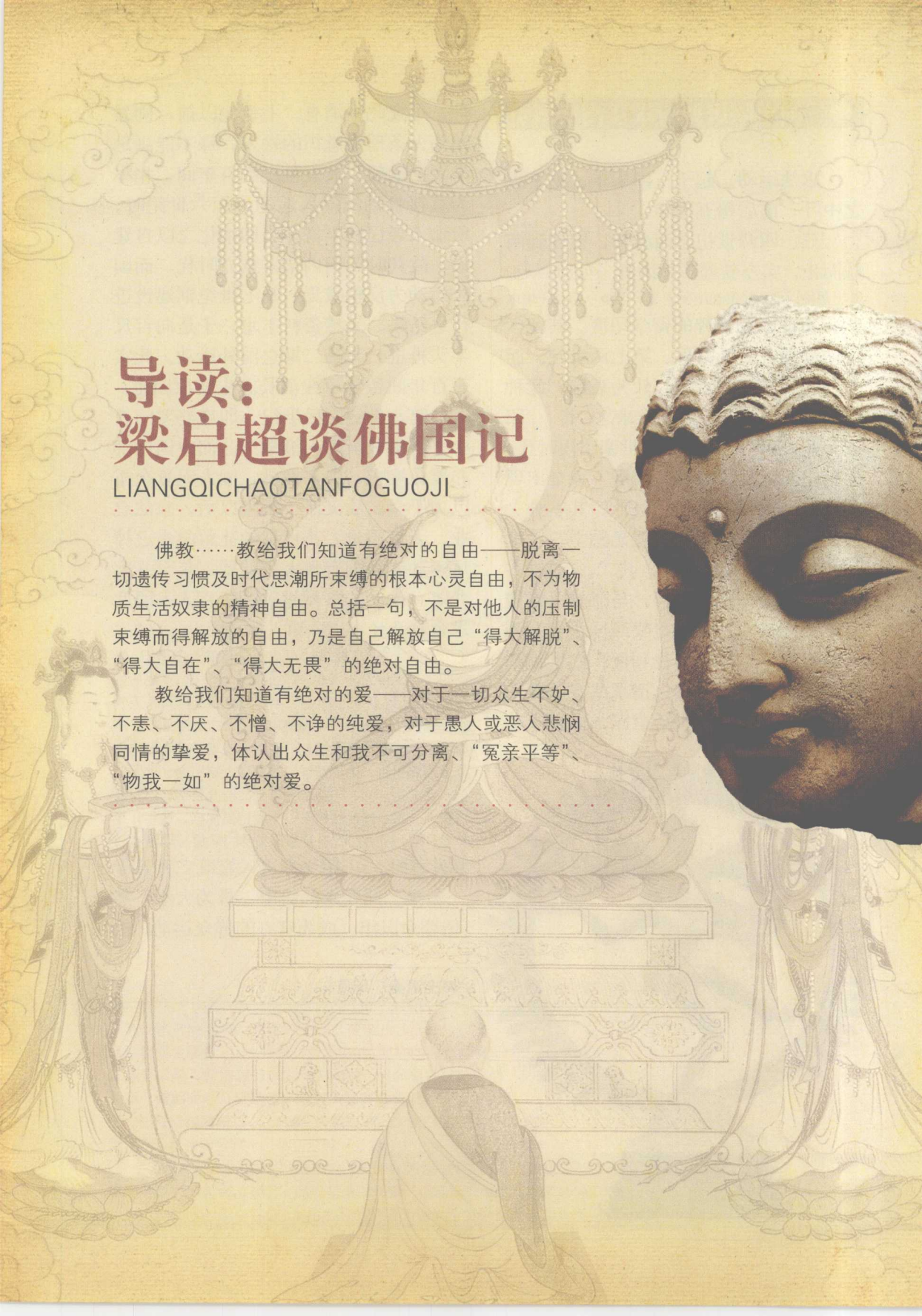
附录三：史载与法显同行的僧人 /206

附录四：法显前后西行僧人小传 /209

人名索引 /213

地名索引 /216

跋文 /219



导读： 梁启超谈佛国记

LIANGQICHAOTANFOGUOJI

佛教……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一切遗传习惯及时代思潮所束缚的根本心灵自由，不为物质生活奴隶的精神自由。总括一句，不是对他人的压制束缚而得解放的自由，乃是自己解放自己“得大解脱”、“得大自在”、“得大无畏”的绝对自由。

教给我们知道有绝对的爱——对于一切众生不妒、不害、不厌、不憎、不诤的纯爱，对于愚人或恶人悲悯同情的挚爱，体认出众生和我不可分离、“冤亲平等”、“物我一如”的绝对爱。

●三国至隋唐西行求法高僧概览

求法运动，起于三国末年，讫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

三、四两世纪之西游者，皆仅到西域而止，实今新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法护、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请求法者欲往未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

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足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吞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964—976年）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梁启超原注：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录》卷一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銜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

舞王湿婆 印度

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印度教艺术进入了异常繁盛的时期。在印度教的佛经中，湿婆是主宰破坏和生殖两种权能的神，生有三只眼和四只手臂，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他终年在喜马拉雅山苦修行，学会跳舞，成为刚柔两种舞蹈的创造者，后被尊为“舞王”。当他翩翩起舞时，三只眼睛睁开，分别洞察过去、现在和将来；四只手臂轻轻舒展，前两臂作印度教典型的姿势，后两只手分别持小鼓和火焰。这一尊《舞王湿婆》就是湿婆雕像中“舞王相”姿势的典型作品，它被认为是印度湿婆雕像艺术中最富有神秘主义哲学意味的艺术品之一。





中国早期求法者行踪表

(表一)

行止	求法者	人数
已到印度， 学成后安返中国者	法护、法领、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僧景、慧达、沮渠京声、康法朗、慧睿、智猛、昙景、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惠生、宋云、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玄奘、玄照、运期、智弘、大津、义净、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继业。	42 人
已到西域，而曾否 到印度无可考者	朱士行、慧常、进行、慧辩、僧建、慧简、慧嵬、慧应、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16 人
未到印度， 而中途折回者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大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人数难确指
已到印度， 随即折回者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2 人
未到印度， 而死于道路者	于法兰（死于象林）、慧景（死于入雪山）、道嵩（死于波沦）、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岭西）、智岸（成都人，死于朗迦）、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彼岸、昙闰（死于渤盆）、常愍及其弟子一人（死于河陵）、乘朗（死于河陵）。	31 人
留学中病死者	师鞭（年三十五）、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6 人
学成归国 而死于道路者	道生、师子惠、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罗病死）、义辉（行至朗迦戎病死）。	5 人
归国后 第二次出游者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6 人
留言不归者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道希、慧业、玄恪、智行、大乘灯（并留印度）。	7 人
归留生死无考者	法净、僧绍、僧猛、昙朗、王伏、子统、法力、云启、道方、明远、义朗、义玄、解脱天、慧炎、慧轮、道琳、昙光、僧哲、玄游、灵运、无行、乘如、贞固、孟怀业、道宏，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其数难确指





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〇五人中，惟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个人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享；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上统计表（表一）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序）（表二）：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中国早期求法者留学时间表（表二）

求法者	留学时间	个人/团体
悟空	四十年	个人
智猛	三十七年	团体（十人）
义净	二十五年	个人
惠生、宋云等	十九年	个人
慧日	十九年	个人
玄奘	十七年	个人
大乘灯	十二年以上	个人
玄照	第一次十一年 第二次不归	个人
智严	第一次十年 第二次不归	个人
慧轮	十年以上	个人
大津	十年	个人
不空	九年	团体（二十八人）
智弘	八年	个人
宝暹等	七年	个人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槃》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萃萃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

佛教四次结集地示意图



第一次结集

时间：释迦牟尼圆寂的当年

地点：王舍城

主持：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他被称为“头陀第一”。

参加人数：五百人

结果：产生了佛教最初的经和律。诵出经的是被称为“多闻第一”的佛陀弟子阿难。诵出律的是另一名佛陀弟子优波离，他被称为“持律第一”。

第二次结集

时间：释迦牟尼入灭后一百年

地点：毗舍离城

主持：耶舍

参加人数：七百人

结果：在会上讨论了“十事”（一说“五事”）是否违反戒律的问题，因无法达成一致，从而导致佛教的第一次大分裂，史称“根本分裂”。

第三次结集

时间：释迦牟尼入灭后二百年

地点：华氏城

主持：目犍连子帝须

参加人数：一千人

结果：大会召开时，正值阿育王统治的孔雀王朝，所以佛教得到了极快的发展。据说《论事》就是在这次结集后编著的。《论事》是记载了部派佛教许多观点的一本书，是重要的佛教资料。这次结集对佛教文献的丰富起到了重要作用，使许多佛教经典最后定型。

第四次结集

时间：释迦牟尼入灭后四百年（北传佛教）

公元前1世纪（南传佛教）

地点：印度迦湿弥罗（北传佛教）

斯里兰卡阿卢寺（南传佛教）

主持：胁尊者 and 世友尊者

参加人数：五百人

结果：会上总结了以前所有的经、律、论三藏，至此小乘佛教的三藏形成了完整的系统。

四次结集形成最初的佛教典籍

佛教典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佛教漫长的发展史上逐渐形成的。其中有4次比较大规模的佛教结集，对佛教典籍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佛教最初的经、律、论三藏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形成的。



玄奘取经回长安

图绘玄奘结束了17年的朝圣历程，回到长安，受到长安数十万居民夹道欢迎的场面。玄奘带回佛典六百五十七部，受到太宗的高度礼遇。同时，他也将《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为梵文，传入印度。

甚丰，甚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函》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 (Abel Rémusat) 一八三六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 Koué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英人 (Samue Beal) 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

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宝云《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昙景《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僧佑《出三藏集记》引其一段。

（五）法勇（昙无竭）《历国传记》，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六）道普《游履异域传》。见《梁高僧传》《昙无讖传》，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七）法盛《历国传》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八）道药《道药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九）慧生《慧生行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十) 宋云《家记》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是否《家记》异名，今无考。

(十一) 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藏中。近人丁谦著有考证。

法人 (Stanislas Julien) 有法文译本，一八五七年刊行，题为：Memoire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英人 (Samuel Beal) 有英文译本，题为：

卢舍那佛 北魏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已经极为盛行，大量关于佛教的壁画、雕刻等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图为北魏时期壁画，图中卢舍那佛正在给弟子传授佛法。卢舍那佛，梵文 Locanabuddha，即报身佛，是表示证得了绝对真理，获得佛果而示佛智的佛身。

Si-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附)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彦琮笺，今存。

慧立为玄奘弟子，记其师西游事迹。法人 (Julien) 一八五三年译成法文，题为：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Thsang et Ses Voyages dans l' Inde entre les an, nees 629 et de 642 de notre ere。

(十二)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四





药叉

药叉是佛教的一个半神种族，天龙八部之一，属于天趣，亦有属于鬼趣的大威德鬼。多为英俊青年或美貌女子、诸天胁侍眷属，也有外貌威猛、作为诸天的将领或者佛菩萨的护法。

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日本高楠顺次郎有英文译本，一八九六年在牛津大学刊行，题为：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附）义净《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今存。

此书为求法高僧五十余人之小传，其名具见前表。书中关于印度地理掌故尚多。法人（Ed, Chavannes）一八九四年译成法文，题为：Mémorial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十三）无行《中天附书》，今佚。

《唐志》未著录。《求法高僧传》言有此书。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题为《荆川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

（十四）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三卷，久佚，今复出。

《唐志》未著录，《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近十年来从敦煌石室得写本残卷，收入罗氏《云窗丛刻》。

（十五）继业《西域行程》，今佚。范成大《吴船录》节引。

以上十五种，皆前表中诸留学生之遗也。其原书首尾具存者，惟法显、玄奘、义净三家。然全世界古代东方文化之人，已视若鸿宝。倘诸家书而悉存者，当更能赏吾侪以无穷之理趣也。其他留学界以外之人关于地理之著述尚多，实则皆受当时学界间接之影响也。举其可考者如下：

（一）道安《西域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

郗道元（原误作“郗道安”，今改正。）《水经注》征引多条。道安未尝出国门一步，此书盖闻诸曾游西域者。据《水经注》所引，其关于葱岭以西之记载颇不少。疑道安朋辈中或有先法显而游印度者矣。

（二）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三）彦琮《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目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四）彦琮《西域玄志》一卷（隋唐志未著录），《法苑珠林》卷百（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著录。今佚。

（五）《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卷十六著录。今佚）。

（六）裴矩《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七) 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十六、《法苑珠林》卷百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所引。所引玄策为贞观末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 韦弘机《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 《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 《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宗教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通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者如下:

第一,海路。

(甲) 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 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 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爪哇)、师子(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伎乐天 壁画 北魏

伎乐天是佛教中的香音之神,以音乐供养佛陀,或称赞菩萨行。他们一般持琴、箏、排箫、笛、胡角、羯鼓、琵琶等乐器成组出现,而神态富有趣、灵气,进退自如,顾盼神生,给人一种灵性美的感觉。

(甲) 经疏勒。宋云、慧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 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 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干,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十里登葱岭入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经撒马





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域经尼波罗（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此处原脱一“寺”字，今补。）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高僧传》卷第七《慧睿传》原文为：“睿……行蜀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诸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

赎之。既还裘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西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铜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

法显西行图



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梁启超原注：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广州凤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假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途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魂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略稍棒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域人、阿剌伯人所厄，欲归无路（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隔刺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存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何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



飞天壁画

飞天多画在墓室壁画中，象征着墓室主人的灵魂能羽化升天。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道教交流融合。在佛教初传不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曾经把壁画中的飞天亦称为飞仙，飞天、飞仙不分。后来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佛教的飞天、道教的飞仙虽然在艺术形象上互相融合，但在名称上，只把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空中飞神称为飞天。敦煌飞天就是画在敦煌石窟中的飞神，后来成为敦煌壁画艺术的一个专用名词。

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原误作“卷”字，今改正。）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渴不能前是时”数字原脱，今补。）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蹊悬瓠过河，数十处。”